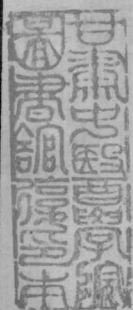


醫學辨害



小柴胡試之按湯劑九散生靈之司命

壽夭傷寒之瞬息也豈以試為言哉昔維修張

銑宋之神醫也療一傷寒診脈察色皆為熱極

者兼氣湯欲飲復疑至于再三如有掣吾肘者

姑持藥以待病者忽發顛悸覆絛衾四五重稍

定有汗如洗明日脫然使吾藥入口則已斃矣

由之觀之則屠氏之探試雖非仲景本旨得非

麤工之龜鑑歟今觀此屠氏之說不可言必無

試法愚由此為惑子以為如何也予曰是下證

俱備決爲可下而後試之不可與其病難決而  
行試法同口言之大抵毒藥傷正氣過用則或  
有後變良工明知適中其用無過不及仲景本  
是良工不可如此試之王氏亦既得知此義故  
以爲非仲景本旨蠹工不能明知適中與用太  
毒寧用小毒是誠屠氏之意乃懼有過用也問  
人曰善哉子之言也愚得明解惑矣

用肉治病論第九

古人用肉治病必以問之於醫醫明其病脉又

明其能毒宜用則有許否則遂無許故多得効  
而無爲害是自古所以有食治也今人無問之  
於醫妄從俗傳而用之非唯不得効反而多爲  
害今醫亦欺病家無知而如有知儻有問者有  
妄許之是以不明而賴不明猶盲人騎瞎馬也  
欲無傾覆亦難乎予略以今人所用言之如  
水獺氣味甘鹹寒能消陽氣故陽水熱脹骨蒸  
勞熱血熱等病宜用之陰水寒脹虛冷等病不  
宜用之如膻胸獸氣味鹹大熱能助陽氣故下

元虛冷積冷等病宜用之火動陰虛骨蒸消渴  
等病不宜用之今人不問陰陽寒熱其妄用而  
爲害不少又有婦人無子者多用木獺予考本  
草未見載使婦人有子之功然嘗由其所用而  
歷試之血虛有熱者間見得効下元虛冷者必  
見爲害是卽以氣味鹹寒也又如鶴本草載骨  
脚嗜卵屎而未載肉其氣味亦唯於骨條曰  
其太寒是以予未知功毒如何今有月經不調  
無子者味增煑熟用之患虛冷冷積者必見爲

害斯知肉亦同骨而大寒也骨脚嘴卵尿五條  
其無載調經有子之功故世間多用而不見得  
効矣又如鴉其味酸澀而難消化有伐脾胃生  
發之氣今人不知之曰土用鴉能補脾胃益人  
季夏取肉味增煑熟用之季夏屬土脾胃正旺  
不從其氣反而伐之故當時發病則致吐瀉腹  
痛當時不發則致成積滯痞癰予考本草載臘  
月用之而未載季夏用之又未載有補脾胃之  
功吁是不知依何經書也其餘所用之物甚多

皆不考本草而用之其爲害非細故予豈可不  
辯乎且某獸某鳥有某用法某時月不可食不  
可與某物同食同某物食爲某傷生某病魚亦  
然也大都如此者不可無盡考矣

### 鍼灸論第十

上古治病藥劑最少鍼刺最多而灸次之灸少  
其法明知俞穴者往往行之鍼多其法雖知俞  
穴而不能行之故又不可無明知其法靈樞最  
多論鍼法而所以名謂鍼經是也予觀靈樞其

理淵微而不易卒曉非積年累月不能學之是以古業鍼刺者務積累之學既明知俞穴又明知其法便隨手獲効猶響之應聲且古道德流行民少物慾之傷藏府無甚虛病亦無甚重故鍼灸得能治之是古所以盛行也今不盛行其失有四太抵賴師傅不能學靈樞無明知俞穴又無明知其法動輒有誤爲害故人畏而少用之是其一也世人皆賤鍼灸家構禮菲於大方脉故業彼甚多業此甚少是其二也後世道德



不行民多物慾之傷藏府甚虛病亦甚重故多  
 非鍼灸所及用藥劑而治之是其三也今民愚  
 而不知禁忌醫雖有教而不守之反而歸咎於  
 鍼灸曰非唯無益又能為害是其四也然則鍼  
 灸家非特失之其本多因病家失之宜哉今不  
 盛行也凡欲善鍼灸宜先明俞穴欲明俞穴宜  
 先明經脉欲明經脉宜先明骨度雖然靈樞作  
 而以來年代甚遠傳寫甚多上下內外前後分  
 寸一二三等字處處相誤或有闕語而失舊文

骨度又有稟賦及疾病之變故準之於中皮其  
理有難明者或有胸腹長而臙臂股肱短者或  
有臙臂股肱長而胸腹短者或有臙臂長而股  
肱短者或有股肱長而臙臂短者或有肩胸廣  
而腰腹狹者或有腰腹廣而肩胸狹者或有腰  
大而腹小者或有腹大而腰小者或至於骨節  
大小長短形肉肥瘦內經不能詳言之他經亦  
不見言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知言外之意  
不可無自盡慮今世之醫皆忽鍼灸其易明者

尚未能明知之而况有盡慮於其難明者乎予  
見其施鍼灸者多曰某穴而非某穴徒破良肉  
令人苦痛或犯禁鍼或犯禁灸非重其病則生  
他病纏綿而後遂以至死吁嗟病家不能知之  
其罪在於杳冥之間是天所能知也豈可暗惑  
之乎予考內經鍼有心法有手法曰神在秋毫  
屬意病者審視血脉者刺之無殆又曰深居靜  
處占神往來閉戶塞牖魂魄不散專意一神精  
氣之分毋聞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

鍼又曰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又曰經氣  
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  
神無營於衆物大都如此者心法也又曰持鍼  
之道堅者爲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又曰持鍼  
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  
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又曰左引其樞右  
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又曰用鍼者必先察其  
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  
乃後取之而下之又曰手如握虎又曰必先捫

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  
 之通而取之大都如此者手法也苟有心手失  
 其法大誤補瀉而殺人故玉版篇曰能殺生人  
 不能起死者也又曰如刀劍之可以殺人是醫  
 之咎也豈可不畏乎今人見鍼以為易行不假  
 醫手妄刺其身不知自害已如斯夕戲翫愚昧  
 之至莫加於此其身有病則心手不正不正則  
 不能用法治病其身無病則心手可正可正則  
 可能用法治病故平人氣象論曰常以不病調

病人醫不病由此觀之醫尚有病不能治人病  
何以有自刺而治已病乎予嘗點灸欲寡其誤  
盡慮於俞穴越有牟其難明者有未豁然故每  
每無不丁寧反覆後視其痕則間有所誤是人  
不知而獨自所慙也今世庸醫既不知骨度有  
難明之變又不詳形之肥瘦及身之邪正伸縮  
遽然以點墨無慙其所誤甚則唯量用目而不  
用繩是有何捷法而然予迂而所不理會也又  
有乞僧婺婦託夢傳神授而點灸貧賤之人多

用之權貴亦時而用之皆是輕命者也奚可不  
悲相乎

嬰兒灸治論第十一

予見今民養子不察有病無病幼小之間頻灸  
身柱曰預灸則不生諸病既生則能治諸病俗  
傳曰病氣積於此而傷其身猶塵埃積於柱下  
生濕氣而破家宅故即名此穴謂之塵氣其灸  
而治諸病猶用火而燒亡塵埃是好事者因柱  
字牽合以立名義又頻灸章門曰諸病之根在

於此其灸而治諸病猶燒樹根而枝葉盡枯故  
卽名此穴謂之根燒他穴治病猶燒枝葉雖有  
暫愈後又漸生由不燒其根而然皆是妄作妄  
言也世人多灸此二穴其既成俗久矣予考身  
柱主治腰脊痛癲癩狂走怒欲殺人瘕瘕身熱  
妄言見鬼小兒驚癇能蠲嗽除脊痛治四時傷  
寒同陶道肺俞膏肓治虛損五勞七傷是也又  
考章門主治兩脇積氣如卵石膨脹腸鳴食不  
化胸脇痛煩熱支滿嘔吐欬喘不得臥腰脊冷



痛不得轉側肩臂不舉傷飽身黃瘦弱泄瀉四  
支懈惰善怒山氣厥逆小便白濁狂走癩瘡尿  
血石水久瀉不止癖塊脹疼是也苟有如此病  
宜灸而愈之予未知預灸而不生病又能治諸  
病也先哲曰無病致灸為逆治是即以無病逆  
病也故今無病灸身柱或為泄瀉不止則變為  
慢驚風或為喘息或為痿躄或為龜胸又無病  
灸章門多為急驚風予以愚意仔細思之肺附  
三、椎身柱之處與大腸相為表裏灸火之熱傷

肺大腸亦受其傷故失傳導之官遂為泄瀉之  
病世人反而懼曰是即下塵氣為病愈之兆自  
任其下而無止之無止則移傷於脾胃中氣漸  
虛變而生風所以為慢驚風也肺是主氣本喜  
清虛灸火之熱傷氣有鬱滯而為痰所以為喘  
息也嬰兒陽火盛而陰水未長灸火之熱又助  
陽火乘肺而著不去遂為痿躄之病內經曰肺  
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者則生痿躄此之謂  
也乳母飲食辛熱之物其熱乘肺而攻胸膈多

爲龜胸之病灸火之熱爲此病亦所以乘肺而  
攻胸膈也內經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章門厥  
陰肝經之穴灸火之熱傳經而動肝風熱風相  
扇爲急驚風予用瀉青丸多有治之大都如此  
者是非無病逆病乎夫嬰兒陰未配陽氣血未  
定藏府未固筋骨未剛故不勝灸火酷烈多有  
致傷生病然則無病者不可妄灸諸穴豈止身  
柱章門一穴也乎昧者不知其致傷頻頻灸此  
又灸彼殊不知稟賦怯弱者最能致傷也予見

今爲醫者問從世人有妄許身柱章門等灸呼  
當知者尚未知之何况有世人知之乎

導引按摩論第七十一

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  
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  
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摩躋故導引按摩躋者亦  
從中央出也蓋土位中央寄旺四維其地平而  
無高下在氣令爲濕天地和緩不偏處所以生  
萬物也衆故其民食雜物安佚而不勞動土在

人爲脾胃主四肢及肌肉不勞動則氣血不行  
肌肉失氣血有漸侵於濕其病發而爲肉痿是  
以痿論曰有漸於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  
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  
肉痿者得之濕地也又安佚而不勞動脾胃不  
能消化故雜物凝滯爲病從所主而發四肢寒  
涼之物凝滯爲病使陰氣盛而陽氣衰其民患  
寒厥四肢爲之寒溫熱之物凝滯爲病使陽氣  
盛而陰氣衰其民患熱厥四肢爲之熱是以厥

論曰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又  
曰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其餘  
爲寒熱之病亦多所以食雜物而不勞動也其  
治宜導引按蹠至真要大論曰逸者行之是也  
華陀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  
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不蠹  
流水不腐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  
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  
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

亦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是有內經以來爲  
得岐黃之旨矣今世按筋骨摩皮肉及捫積塊  
謂之取身機其說曰身者身體包皮肉筋骨而  
言之機者機關指要會而言之身體皮肉筋骨  
皆有要會之處或按或摩以取其處氣血流行  
而病不生雖有既生亦自得除是取身體機關  
之義乃古導引之支流也官能篇曰緩節柔筋  
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予今觀緩柔和調  
四字知不可極力而按摩之故華陀曰但不當

使極耳後世妄用手法反而至致大害所以不  
知此旨也張介賓曰導引者但欲運行血氣而  
不欲有所傷也故惟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乃  
勝是任其義可知今見按摩之流不知利害專  
用剛強手法極力因人開人關節走人元氣莫  
此爲甚病者亦以謂法所當然即有不堪勉強  
忍受多見強者致弱弱者不起非惟不能去病  
而適以增害此言欲救後世之害惜哉今人不  
能用也官能篇又曰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



使按積抑痺手毒者可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此所謂爪苦手毒者倭國所謂苦手是也此所謂試法非曠日不能爲之靈龜壽而難死故也今試使其人按積塊或動或鳴是卽苦手也予翫味此按龜之義知不可極力而捫之是亦導引行氣之屬氣行血順積塊自滅然則宜緩柔而不宜剛強其本爲事善傷又極力而捫之積塊未減藏府先傷脾胃日衰飲食漸少形肉旣

脫之後不死而待何也今世業此法者多是醫  
者寡婦未嘗讀半行之書宜哉不知古法也故  
見其飲食漸少彌以爲積塊所致極力而殺入  
豈不可悲乎一士人曰吾患腰腿至足痠痛服  
藥五十餘日如得効而復初其後二十餘日忍  
痛以取身機漸覺倦怠變爲痿躄別無所苦飲  
食亦進行步艱難無如之何故請治療爲吾盡  
慮予診其脉左右虛細曰取身機緩柔爲宜剛  
強則反而傷氣血機關失其養開而不堅固吾

子今變為痿躄是因忍痛而受剛強其脉虛細  
 是傷氣血也予與八珍湯加蒼朮黃蘗勸以數  
 劑無得微効三年之間更醫不知其幾何人後  
 遂為廢疾一步不能行是非張氏所謂開人關  
 節乎又一僧患右肩至手枯細痿弱不能舉動  
 請服予藥曰初患肩背痺痛而難回顧服藥十  
 餘日右肩大加痛頻用眾醫之藥一醫不能得  
 効故三十餘日之間休藥而取身機痺痛既愈  
 後漸如此予診其脉便問手法僧曰緩柔則不

能得効好而備剛強之手予時引內經之辭詳  
語以剛強爲害曰脉虛浮是因傷氣右寸最虛  
是因病在右肩其本傷氣右卽屬氣故也仍而  
與補中益氣湯加木香桂枝月餘而不得効又  
用他醫之藥其後痿弱下至右足半身不遂而  
似中風十日不能飲食元氣虛乏而死是非張  
氏所謂走人元氣乎又一男子稟賦實強氣血  
有餘常任實強而喜運動未嘗覺有鬱抑之患  
一日偶然過其家見極力而取身機曰吾子有

何病而如此也。男子曰：今日爲角觝之戲，肢節痛而不自由，愚以爲氣血凝滯所致。前日用此法，再三得効，未知子以爲可，又以爲不可也。予曰：稟賦實強，常喜運動，是非氣血凝滯之人。唯<sub>レ</sub>有<sub>二</sub>常時爲痛而已<sub>一</sub>，故雖不用<sub>レ</sub>治法，過時則自可愈。旣爲角觝，又妄極力，是動重動，必當爲害所<sub>レ</sub>以不知<sub>レ</sub>華陀所謂不可使極之義也。予卽引內經語，以其爲害，尚未信。予言每每用此法，積累之後，大傷氣血，關節失養，動搖無力。年未滿四

十如老衰之人其時信予言自悔而不及求  
以用藥日久無得効故請用予藥曰愚係此患  
乃不信予言也予診其脉兩手虛浮是非內傷  
藏府唯爲外傷氣血遂與大補湯加附子少許  
前醫見其銘曰既用此方不得微効十日而休  
男子直語以前醫之言予曰加附子也否男子  
曰全用本方予曰觀所患無善於此方前醫不  
得微効是少日數又不加附子也吾子欲得効  
彌當信予言矣男子強而服藥半日無爲怠慢

故漸得効動搖覺力唯不能復實強為根是非  
張氏所謂強者致弱乎又一士人患消渴服衆  
醫之藥後服予藥月餘而愈肌肉未長肢節無  
力然依病愈而厭藥唯為飲食補養耳一日過  
隣家之次欲診脉而過其家士人使瞽者極力  
取身機退座向予曰吾從無病之時常好此法  
而為癖雖欲罷亦自不能罷且非極力心不得  
快四五日之間又為癖如此氣血漸行肢節覺  
力故知此法有益於吾未知予以為如何也予

詔以其害而未信尚任心所欲而為癖疾即日  
勃不能起床一月之後初知其害又請服予藥  
唯與七八貼其後累醫遂不得効飲食不進憔悴而死是非張氏所謂弱者不起乎又一商人  
曰吾患積塊心腹滿悶動搖發喘藥劑鍼灸皆  
無得効二十餘日之間傭苦手而捫腹雖得滿  
悶稍輕反而飲食難進是吾所為惑故欲得明  
辯予診其脉而後問苦手所施商人曰捫心用  
緩柔捫腹用剛強予即引內經試法詳辯其所



施失ス法ハ日ク兩手沉滑其病為痰積左關虛弱苦  
 手剛強傷脾胃反而飲食難進此之由也若欲  
 服予藥當休傭苦手商人曰諾吾將休矣予與  
 潰堅湯加瓜蒌仁又欲補助脾胃與參苓白朮  
 丸每服五十九下日二次十日之後有得微效  
 苦手者來曰病決為積塊所致非脾胃虛弱所  
 致尚用愚手必當得愈妄用補助之藥泥以益  
 滿問飲食亦難進豈不致危篤乎商人又惑  
 其言休傭而飲食漸減肌肉削瘦病家

以爲危頻用數醫之藥遂不得効而死矣又  
一匠人患疝氣腹痛小便秘澀或有時而痛上  
搶心請予治療曰無他所苦飲食如故必辱子  
藥不日而愈予曰可畏後害莫求速効診其脉  
弦急是誠爲疝氣與五苓散加苦楝子三日之  
後又往診其脉見使瞽者極力而捫腹予曰是  
違內經之法內傷藏府可立而待苟行此法必  
莫剛強匠人曰緩柔則不能得効剛強則小便  
能通腹痛亦退吾本藏府堅固脾胃運化得常

是以飲食如故何爲傷之有也予曰於今特堅  
固後必當噬臍卽辭藥而去矣匠人不信予言  
尚極力而捫腹一月之後疝氣漸愈小便秘澀  
變爲遺尿動輒浸衣爲之大患故又使父來謝  
曰嚮不信子言今噬臍而不及請再辱藥幸甚  
也予往診脉兩尺虛微曰是剛強捫腹內傷膀胱  
其氣不約而所致非積藥力無得効與以參  
耆湯連日而自若于時授以方久服八味丸是  
亦無得効服他醫之藥四年之後舊證大發遺

尿途不愈而死矣又一婦人患月經久閉小腹  
有塊爲痛時時小便澀少服藥不能愈纏綿歷  
日月請予治療往診其脉曰兩尺沉伏是經閉  
之脉通經則塊自消故與以養真湯二三日之  
後又往診其脉老媪就床捫腹親見其所忍痛  
是引按龜之義苦教以必莫剛強病者曰自  
前日而用此法每用小便能通痛亦暫止服藥  
之間于今如此數日之後又往診脉飲食不進  
四肢無力予曰是剛強捫腹內傷脾胃而所致

故今日之脉右關見虛弱無休此法藥不得効  
痛者反而休予藥尚備老媪以捫腹後醫亦果  
不得効飲食遂絕而死矣予嘗業醫以來見如  
此者甚多僅撮而欲懲後人其餘不遑盡書之  
嗚乎致此害者乃不能如法也若有能如法是  
中央所宜其食雜而不勞之民當爲除疾長命  
之寶內經曰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  
存天年此之謂也世欲長命者豈可不謹乎

今世庸醫不知湯治有瀉無補動輒不察虛實  
有裨人多用之宜哉病家妄用成俗也本草綱  
目溫湯條下藏器曰下有硫黃卽令水熱猶有  
硫黃臭硫黃主諸瘡水亦宜然時珍引漁隱叢  
話曰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  
安黃山是硃砂泉春時水卽微紅色可煮茗長  
安驪山是礬石泉不甚作氣也硃砂泉雖紅而  
不熱當是雄黃爾有砒石處亦有湯泉浴之有  
毒石硫黃條下又曰產石硫黃之處必有溫泉

作<sub>ス</sub>硫<sub>ト</sub>黃<sub>ク</sub>氣<sub>ヲ</sub>人<sub>ノ</sub>子<sub>ノ</sub>須<sub>レ</sub>知<sub>ル</sub>曰<sub>ク</sub>世<sub>ニ</sub>言<sub>フ</sub>湯<sub>ノ</sub>泉<sub>ハ</sub>是<sub>レ</sub>硫<sub>ト</sub>黃<sub>ク</sub>在<sub>リ</sub>下<sub>ニ</sub>  
 故<sub>ニ</sub>水<sub>ノ</sub>上<sub>ニ</sub>出<sub>ス</sub>沸<sub>テ</sub>熱<sub>ク</sub>或<sub>ハ</sub>曰<sub>ク</sub>礬<sub>ノ</sub>石<sub>ハ</sub>在<sub>リ</sub>下<sub>ニ</sub>此<sub>レ</sub>固<sub>シ</sub>莫<sub>ク</sub>得<sub>テ</sub>而<sub>レ</sub>辯<sub>ズ</sub>  
 大<sub>ニ</sub>抵<sub>テ</sub>龍<sub>ノ</sub>之<sub>レ</sub>旺<sub>ク</sub>氣<sub>ヲ</sub>融<sub>ク</sub>而<sub>レ</sub>為<sub>リ</sub>泉<sub>ト</sub>泉<sub>ト</sub>而<sub>レ</sub>沸<sub>テ</sub>熱<sub>ク</sub>其<sub>レ</sub>氣<sub>ヲ</sub>發<sub>シ</sub>散<sub>ル</sub>  
 不<sub>レ</sub>能<sub>ク</sub>結<sub>テ</sub>穴<sub>ト</sub>亦<sub>レ</sub>不<sub>キ</sub>必<sub>ズ</sub>泥<sub>ト</sub>為<sub>ラ</sub>硫<sub>ト</sub>黃<sub>ク</sub>礬<sub>ノ</sub>石<sub>ト</sub>也<sub>ト</sub>本<sub>ノ</sub>草<sub>ノ</sub>綱<sub>目</sub>  
 以<sub>テ</sub>為<sub>ス</sub>諸<sub>ノ</sub>石<sub>ノ</sub>所<sub>レ</sub>致<sub>ス</sub>而<sub>レ</sub>有<sub>リ</sub>熱<sub>ク</sub>毒<sub>ク</sub>其<sub>レ</sub>謂<sub>ル</sub>不<sub>レ</sub>熱<sub>ク</sub>唯<sub>レ</sub>是<sub>レ</sub>硃<sub>ト</sub>砂<sub>ト</sub>  
 泉<sub>ト</sub>也<sub>ト</sub>人<sub>ノ</sub>子<sub>ノ</sub>須<sub>レ</sub>知<sub>ル</sub>以<sub>テ</sub>為<sub>ス</sub>龍<sub>ノ</sub>之<sub>レ</sub>旺<sub>ク</sub>氣<sub>ヲ</sub>所<sub>レ</sub>致<sub>ス</sub>而<sub>レ</sub>非<sub>ズ</sub>諸<sub>ノ</sub>石<sub>ノ</sub>  
 所<sub>レ</sub>致<sub>ス</sub>也<sub>ト</sub>予<sub>カ</sub>邦<sub>ノ</sub>牟<sub>ノ</sub>婁<sub>ノ</sub>郡<sub>ノ</sub>瀨<sub>ノ</sub>戶<sub>ノ</sub>真<sub>ニ</sub>白<sub>ク</sub>浦<sub>ノ</sub>濱<sub>ノ</sub>砂<sub>ト</sub>處<sub>ニ</sub>處<sub>ニ</sub>有<sub>リ</sub>  
 湯<sub>ノ</sub>泉<sub>ト</sub>其<sub>レ</sub>鑿<sub>ク</sub>及<sub>テ</sub>深<sub>ク</sub>而<sub>レ</sub>無<sub>シ</sub>石<sub>ト</sub>由<sub>テ</sub>此<sub>レ</sub>觀<sub>ク</sub>之<sub>レ</sub>非<sub>ズ</sub>諸<sub>ノ</sub>石<sub>ノ</sub>所<sub>レ</sub>致<sub>ス</sub>  
 是<sub>レ</sub>誠<sub>ニ</sub>龍<sub>ノ</sub>之<sub>レ</sub>旺<sub>ク</sub>氣<sub>ヲ</sub>所<sub>レ</sub>致<sub>ス</sub>也<sub>ト</sub>故<sub>ニ</sub>湯<sub>ノ</sub>泉<sub>ト</sub>所<sub>レ</sub>在<sub>リ</sub>非<sub>ズ</sub>有<sub>リ</sub>必<sub>ズ</sub>產<sub>ス</sub>

硫黃礬石之類矣夫火熱發散不泥是其常也  
若及其變化則不無凝堅為石如天有雷火為  
礬人有淋熱為石是也然則湯泉所在有產硫  
黃礬石之類是龍之旺氣所變化也所謂不必  
泥為硫黃礬石豈非唯知常而不知變乎又有  
風土自產諸石而無龍之旺氣生湯泉又有龍  
之旺氣生湯泉而風土別自產諸石其地相同  
其本不與二書共未嘗謂之不能無遺憾者也  
人子須知未嘗謂其有毒然既謂發散則毒在

卷之二 湯治論



其中今以服藥言之凡發散之劑其毒傷正氣故邪氣爲病用之正氣虛弱不用之湯泉發散亦然也藏器曰諸風筋骨攣縮及肌皮頑痺手足不遂無眉髮疥癬諸疾在皮膚骨節者入浴皆是言治皮肉筋骨之病遂不言治精神藏府之病所以專有發散之功也藏器又曰浴訖當大虛憊可隨病與藥及飲食補養非有病人不宜輕入皆是以有其毒傷正氣也故無病者徒以求虛病宜用者亦有浴後虛病豈可不爲自

瀉無補乎今人有浴後虛病輒曰此知中湯中  
則得効不知補養反而為歡或無病者不知有  
藏器之戒君長用則已亦相伴以用或一治病  
者再用俗名謂之報湯皆能為害而不悔之無  
他今醫不教故也其所謂主治之外今世有治  
濕病益濕之為病其因有內外如瓜菓酒漿濕  
麪之類過餐則傷脾胃傷則不能運化停於三  
焦注於皮肉是為之內傷或感山嵐瘴氣或被  
雨濕蒸氣或遠行涉水或久坐濕地或汗衣濕

鞋是為之外感外感其治宜泄汗湯泉所以得  
 効也若不知此義內傷妄用之必以傷正氣致  
 虛虛之患外感亦重則深入藏府藏府受傷則  
 無異內傷皆是不可不以詳焉又有治跌撲折  
 損之病益其為病瘀血凝滯所致故得寒冷則  
 益為凝滯得溫熱則消散為愈內經曰血氣者  
 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  
 也其凝滯藏府者非服藥不能治之其凝滯皮  
 肉筋骨者湯泉能治之是以其氣熱而有消散

中

瘀血之功也。雖然虛弱者不可妄用焉。又間有  
託湯治而為遊觀虛病鬱病自能平復。益大抵  
遊觀有五益。久遠惟消無侵姪。慾一益也。出外  
而遊行忘家事之煩。一益也。動履則脾胃運化  
無甘美而倍飲食。三益也。景光風物轉遷。聞見  
無執慾。以偏蕩心神。四益也。每日無閑居。為鬱  
滯關節。利通氣血。順流五益也。此五益補虛。又  
能開鬱。故雖不用藥。自能平復矣。今世湯治為  
利。僅有如此比之。於為害千百之什一也。若後

醫者從予<sup>テ</sup>以教<sup>テ</sup>人<sup>ハ</sup>冀<sup>ク</sup>有<sup>ク</sup>省<sup>ク</sup>其<sup>レ</sup>成<sup>ク</sup>俗<sup>ク</sup>之<sup>レ</sup>弊<sup>ヲ</sup>乎

醫學辨害卷第十一終